

森人株式会社

(日) 森村诚一 著
高凌远 译



群众出版社
2000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人株式会社/(日)森村诚一著;高凌远译.-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9

(日本推理小说文库)

ISBN 7-5014-2011-4

I. 杀… II. ①森… ②高… III. 推理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1480 号

版式设计:连生

杀人株式会社

(日)森村诚一著 高凌远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01千字

1999年7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5014-2011-4/I·828 定价:9.00元

印数:5001-10000册

目录

- 第一章 周末的恶魔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章 购彩票的动机 ……… (12)
- 第三章 构成罪证 …………… (24)
- 第四章 狐狸精的尾巴 ……… (50)
- 第五章 屈辱的姻缘 …………… (68)
- 第六章 生命的证据 …………… (97)
- 第七章 具有认可力的嫌疑
…………… (126)
- 第八章 沉默的部分…………… (141)
- 第九章 扑上天网的毒蛾子
…………… (156)

第一章 周末的恶魔

1

每逢周六这里照常营业，因为顾客甚少，所以店主屋代时枝决定隔周停业一次。这天下午，她收到了一个电话。

“喂，您是老板娘吗？我是岸本。”对方自报了姓名，时枝还记得这个声音。

“啊呀，是岸本先生哪，好久没见了，我这儿可见不到您的踪影啦。”时枝因为职业习惯，装腔作势嗲声嗲气地说着。

岸本是她店里的顾客，以前曾光顾过数次，第一次是老顾客带来的。交谈时他流露出自己有一家公司的，给人感觉他似乎很善长做生意。

时枝有个毛病，喜欢粘住有钱的顾客，而且服务十分殷勤。岸本最近突然销声匿迹了，可今天却来了电话。

“我近来因为工作很忙，所以很长时间没去你那儿了。”岸本解释了几句。

“您嘴真甜呀，准是在别处沾花惹草了吧？”时

杀人株式会社

枝撒娇地说道。

一个女人独当一面，在银座支撑这家店足有十年之久，其手腕可想而知。她善长撒娇非同一般，为之招徕不少顾客。

“你说我沾花惹草？我可是守身如玉的，因为我赞成一夫一妻制。”

岸本在电话里慷慨激昂地自我表白一番。

“得了吧，你有多少个？数也数不清吧？”

“你不相信我吗？为了证实我的清白，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女孩儿。”

“什么？女孩子？”

“是一个很出色的女孩！她想在银座打工，我估计您会对她满意的。今天晚上如果方便的话，我带她去您那儿，你说呢？”

“今年她有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二岁，前年在短期大学毕业后当上了写字楼的‘白领’，她嫌坐班时间长工资低，眼下正在考虑‘跳槽’到银座。你想见见她吗？”

这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。店里只要有一位得力的年轻女人帮忙，生意一定会火爆起来的。要在银座这方竞争激烈之地生存下去，年轻女人就是最大的资本。

时枝以前好不容易找了个年轻女人，过不多久就被人挖墙角弄走了，这的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。时枝开店以来，为留住年轻女人没少费心机。

因此时枝一听说是一位二十二岁短大毕业的女孩立刻喜上眉梢。

“你现在带她来也没问题啊，我这边今天正好停业。”时枝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兴奋的语调。

“这个嘛——今天白天她抽不出身，晚上10点左右带她去你那儿。老板娘，你看行吗？”

“10点啊？那好吧，大家见见面吧。或者你约个地方，我过去也行啊。”

“哪能让老板娘跑一趟呢？还是我过去吧！”岸本的声音似乎有点惊慌。

“那就劳您大驾啦，您知道我的地址吧？”

“贵人多忘事啊，有一次我还开车送你回家呢，还是老地方吧？”

“是呀，还在老地方。欢迎你们来，今晚10点钟。”

“现在有人跟你住在一起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我自己一个人。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女孩怕羞，她说最好和老板娘一对一地见面。”

“想当女招待，还怕什么呀？”

“她刚刚出道，说是去银座打工还是有点紧张。”

“就这样吧，晚上10点欢迎光临，可别失约啊！”时枝和岸本约定后，挂断了电话。

以前也有其他顾客介绍过年轻女人来店里打工

杀人株式会社

的。这种人往往和介绍来的女人有不正当的暧昧关系，他把自己的女人安排在店里打工挣钱，既可避人耳目，又算是尽到了男人的责任；而且当他冷眼旁观这个女人尽心侍候其他男人时，他又有一种优越感。

有年轻女人在店里招待，顾客的“出勤率”也就直线上升，对店老板而言当然求之不得了。时枝总结出经验，与其雇佣在其他店干过的女人，还不如雇佣白天上班上烦了，想转行业的。她们涉世未深，特别讨男人喜欢。她们在店里工作数月后，很快就会适应银座的气氛成为店里的当家花旦。

最近在时枝店里打工三年的能干女招待刚辞职。时枝正在发愁，岸本要带来女孩，可谓是雪中送炭了。

时枝有点烦躁不安，因为原本已和妹妹由美子相约一同去看电影的。姐妹俩已有一个月没见面了，打算好好聚一聚的。真是节外生枝——要面试打工女，只得打电话推迟一天了，好在明天周日没有其他安排。

时枝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地等待着，岸本终于过来了。

2

时枝看了一眼岸本带来的女人很为中意。虽然

并非是出众的大美人，但是非常风骚，全身洋溢着妙不可言的诱惑力，就是那种招男人喜欢的女人。时枝暗暗盘算着：只要留住她，本店生意肯定会兴隆起来的。

岸本还带来了一位时枝不认识的男子，高个子，大约四十岁左右，和蔼可亲，笑容可掬。可在他两眼的深处，却在品味着时枝的肉体。

“老板娘，我们迟到了，真对不起。这位是安井真知子，这位是她的叔父名叫山川。”岸本把二位介绍了一下。

“真知子从小失去了父母，我就替代了她的父母。听说她想来贵店打工，借此机会陪她一起来，向您表示谢意。今天打扰您了。”

山川毕恭毕敬地寒暄道。

时枝凭自己的经验深知，不能轻信此人是真知子的叔父或者是什么兄长之类的介绍，他们多半是有男女关系的。

“我叫安井真知子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”站在旁边的女子，作了初次见面的寒暄。

“我叫屋代时枝，请多关照。”时枝对真知子很满意，而自称叔父山川的视线令时枝不寒而栗。这个男人满脸堆笑，紧追不舍的眼光，透过时枝的衣服，强奸着她的肉体。山川的眼神色眯眯的，这种下流癖好已有历史了，这次对时枝也不放过。

“哼，什么代替父母呀……”时枝心里默默自

杀人株式会社

言自语着。

“你们想喝点什么吗？”时枝问道。

“老板娘，请别张罗！”岸本客气道。

“现在可是苏格兰威士忌年代了，先喝点啤酒润润嗓子吧。”时枝给叼着烟卷的岸本送来了啤酒，外加一块奶酪。

“怎么样？对她还满意吧？”岸本露出牙，笑眯眯地问着。

“刚才我一直盼着你们早点来，我还想今晚马上就营业呢。”时枝说出了真心话。如同平时在酒吧招待客人似地用本店专用的火柴，给岸本的烟点着了火。

“你看多好啊！真知子，我也感到高兴。”山川沾沾自喜，毫不掩饰。

“听说真知子白天也上班，在哪儿上班呢？”时枝问道。

“尽给人打杂了，白天上班即使拼命干，女人也不过是给男人沏沏茶什么的，所以我想转入女人能当主角的夜间工作，这就拜托岸本先生介绍到老板娘的店里。”

“太感谢了，帮了我大忙。想请你尽快从星期一开始就过来上班。”

“那么，我被录用了？”

“当然啰！如果放弃像你这样的姑娘，我这家店也就该关门了。”

“能助老板娘一臂之力，我也感到高兴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告辞了。”岸本刚想起身，时枝忙着挽留道：“别着急，再呆一会儿吧。请再吃些点心，我订寿司饭团去。”

时枝为他们制作了简单饮料，想请寿司屋送寿司饭团。当她正拿起电话时，山川和岸本在她背后交换了一下微妙的眼色，但她并未察觉。这两个男人抓住时机，离开沙发，逼近时枝的身后。正要拨电话号的时枝，猛然觉察到有人在背后，当她回头为时已晚。山川倒剪时枝双臂，岸本将准备好的线绳在她的脖子上绕了一圈，死命地勒紧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?!”时枝想呼救，但已发不出声音，手指离开了电话机，在空中虚无地摇晃着。

安井真知子茫然失色，伫立在那里呆看着。过不多久时枝渐渐酥软起来，瘫倒在地。

“紧紧勒住，别让她喘过气来!”山川命令岸本。

两个男人确认时枝断气死亡后，开始翻箱倒柜。真知子发愣地站着，两腿哆嗦不停。

“现在还害怕什么?快去门外注意动静!”山川向真知子下了命令。

山川和岸本搜寻着钱财。“女人独自一人在银座开了十年店，肯定攒了许多钱，好好翻翻啊!”山川叮嘱道。他们把所有的柜子，抽屉、壁橱，甚至食品橱柜的小抽屉都翻了个儿，把所有值钱的东

杀人株式会社

西都集中在一起。

“畜牲！没想到现金这么少。”岸本出言不逊。现金约有 30 万日元、人寿保险单一张、股票、定期存折、余额约 800 百万日元的活期存折外加服饰用品、金银手饰等。

“找到印章了吗？”岸本问。

“大概存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了！”

“发现一串钥匙！”

“哪把是银行箱子的？即使知道，去银行下手是冒险的。没办法，只能放弃了！”

“他妈的！一个女人在银座开了十年店，现金只有 30 万日元啊？”岸本恶狠狠地咒骂着。

“我也没料到就这么点，真没辙！好在有宝石，这就忍了吧！”

“宝石可不好出手啊！”

“啰嗦啥？把餐具洗干净，都放回原处！啤酒、点心之类的东西扔进废物箱里，要让旁观者看来是老板娘自己扔的。”山川跟岸本嘟囔一句后，支使真知子收拾残局。

这一伙人抢夺了钱财便仓皇地逃离了被害者的住宅。

3

屋代由美子一个月前去过姐姐在西麻布的公

寓。她现在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毕业后打算从事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。

她能上大学，全靠姐姐的资助。姐姐向来不让妹妹来店里帮忙，妹妹偶儿有事来店里找姐姐，姐姐极不高兴，理由是确保女孩子——妹妹的清白。

由美子无法接受，提出了“抗议”：“为什么不许我去你店里？你的工作干得很出色，不是已经获得市民权了吗？姐姐，你也不是老说这是女人唱主角戏的工作吗？你只不让妹妹靠近，这是歧视！”

“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，不过我不愿意让你干这一行。这行当的确是女人唱主角戏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代价必须出卖姿色。对我来说，只有这个本事。可你有一技之长，将来能为社会做贡献的。我决没有看不起女人的姿色，这种姿色只有在男人那里才通用。女人的姿色和鲜花盛开的时间一样，是很短促的。我希望你不仅对男人，而且对所有的人，永远做出贡献，你能实现这个愿望的。女人一旦陷入出卖姿色这个行当，哪怕有别的专长也难自拔了！”

姐姐的这种主张，使由美子不许靠近自己经营的店铺。

姐姐以出卖姿色为代价，让妹妹上了大学，并保证她继续完成学业。不许由美子和自己同住也是这条理由，说是出卖姿色带传染性。

她们自幼丧失父母，姐姐就是由美子的父母

替身。

拜访姐姐家，虽然每个月才去一次，但是几乎每天都通电话，所以并无久违之感。

姐姐的公寓位于西麻布四丁目，环境闹中取静。这是一幢古朴的老公寓，十年前时枝就搬进去居住了。这里距离六本木大街不算远，倒也摆脱了喧闹的嘈杂声，是喜爱幽静人们的好住处。

临街大楼的地下室和拐角处，零星分布着一些刻意装修成似是似不是的酒吧和餐厅。

在这一带，有官衔的人居住甚多。

4

由美子来拜访姐姐，是因为二三天前接到姐姐的电话。

“你有日子不露面了，零用钱花得差不多了吧？你常来吧！哦，对了，这周六正好有空，咱俩一起去看看电影什么的，然后我请你美餐一顿吧！”

姐姐来电话说得好好的，突然说是有客人要来，让我推迟一天过去，也就是今天了。

姐姐极了解由美子手头拮据。

由美子时隔一个月来到姐姐的家门口，此时心情有点激动，伸手按了一下门铃，思绪异常纷乱复杂，似乎将和恋人久别重逢；又似乎将要拜见自己的保护神。

然而屋内毫无反应，按常规姐姐等得不耐烦会立刻开大门的。

由美子略微歪了歪头，不可思议。接着又按了一下门铃，依然静悄悄无反应。

“还没起床吗？”

由美子看了一眼手表，心里嘀咕着，快近中午了，夜里工作忙，早上也就起不来了。可是前天晚上停业，明明知道今天我要来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由美子边嘟囔边敲门，屋里仍无回应，也许她突然有急事要办，出去了。由美子试推了一下大门，门虚掩着。

由美子独自认可道：“姐姐的意思就是‘你进屋等一会儿吧’。”

于是她进了屋，与此同时她立刻感到异样，抽屉敞开着，里面的东西洒落在地上。空气弥漫着混乱、不安，表明违法入侵者闯进家里捣乱过，令人心有余悸。很明显看一眼就能判断出：罪犯留下了翻找东西的痕迹。

“姐姐啊！”由美子惊慌失措地喊道，直奔姐姐的卧室。在那里她发现了姐姐的死尸，早已变形，惨不忍睹。

第二章 购彩票的动机

1

5月24日正午时分，有关在西麻布四丁目的一所公寓里，一个女人被杀的通报，由110报警系统，送到了管辖地段——麻布警察署。

据说发现尸体是被害者的妹妹，当天在警察署值日班的刑事一科的吉原和岸两人，一接到通报，立刻亲临现场。

案发现场是十几年前建造的四层楼的小型公寓内，二楼的205室。这是一套两间一单元的房子，大门的尽头是四五张榻榻米大小的厨房，紧挨着是六张榻榻米的卧室，再里面约有八张榻榻米面积的西洋式客厅，面临阳台。尸体躺在客厅的地上。

受害者名叫屋代时枝，35岁，在银座六丁目经营名叫“矢代”的酒吧。

警方确定受害者身穿家庭便装连衣裙，颈部遗留下用绳子勒过的明显痕迹。衣着不零乱，没有被强奸、凌辱的痕迹。

根据情况判断：把罪犯迎到室内后，面谈时，

罪犯不失时机地将绳索套住时枝的脖子，一下子将其勒死了。

厨房的垃圾堆里有二个啤酒大空瓶、一根燃烧半截的火柴、一块吃剩的奶酪，上面有齿印，但并不符合被害者的牙印，是否是罪犯的？目前不明，作为重要资料保存下来了。

罪犯受到被害者的款待后，作案完毕或许掩盖了痕迹。警方还确定室内有明显的翻找东西的痕迹，好像卷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。被害者将罪犯请进室内，由此推测是熟人。

尸体的状况还比较新，被害后时间不太久。

“目的是为了抢劫钱财吧？”岸对吉原低声私语。

“我看不一定吧！也可能伪装抢劫钱财。”吉原说。

“被害者把罪犯引入室内，假如是熟人作的案，那么有可能给人造成假象是抢东西吧？”

“即使是熟人作案，也可认为动机是抢东西。罪犯了解被害者有钱。”

“看来是贯盗吧？”

警察署勘察了现场，探听了周围邻居的反映，以及听取了发现人的证词。

“你发现姐姐遗体时，用手触摸过遗体和现场吗？”

“我吓坏了，喊过一声姐姐，看了一眼就知道

杀人株式会社

她已经死了。我飞跑到一楼管理人的房间，让管理人帮我打了110的报警电话。”

“你进姐姐房间时，发现什么没有？比如和往常不同的气味啦，声响啦……”

“我已经惊慌失措什么都没注意到。”

“你今天来访姐姐，她事先知道吗？”

“是姐姐让我今天来的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想刨根问底，让你来是有特别的要紧事吗？”

“不，没有。姐姐说好久没见面了，希望我能过来一趟，还说今天能抽得开身。”

“是什么时候通的电话？”

“二三天前的夜里。”

“你说二三天前，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？”

“是星期四。对了，对了，开始约是星期六，因为店里停业，她请我一起去看电影什么的。后来星期六来了电话，说是有客人，希望改在星期天。”

“她说突然有客人要来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关客人的身份，她说什么没有？”

“不，没有。只是说有客人要来。”

那么受害者，周六晚上，等待客人，这一点已经明确了。至于来客是否是罪犯，还不能肯定，但是有很大的可能性。

作案当晚，现场的左右邻居都不在，住同楼的